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一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撰進

額天辨誣卷之一

建儲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  
不量彼已而幾敗國之大事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  
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

持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  
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  
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  
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  
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請  
憲強出臨軍憲喻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  
官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  
不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輩軍法如  
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

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眾遂安上詔飛入  
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  
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  
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  
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

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間居錄并野記與薛季宣所錄參修勝非又曰時張浚  
据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  
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  
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  
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  
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  
弼請之云近謀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

京闕為弼不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  
 謀沮矣弼然握重兵於外此非事非卿所當與也  
 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朕喻以  
 上曰飛適來奏乞正資宗之名朕喻以  
 卿雖忠然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亦至九江  
 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亦至九江  
 但見飛習小惜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  
 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喻之弼受旨而  
 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弼  
 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故  
 戒隱其語  
 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  
 之通論也自常情觀之 堂陞九重  
 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扞格而不

相侷然其所問者勢位耳而所以一休  
 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  
 時明良交會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  
 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  
 乎上有猷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  
 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  
 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  
 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於嫌是近於疑  
 未可言也於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

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壅  
 於上聞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  
 然也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臆決而意料  
 不得不然也汝楫獨何見哉當 清明  
 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  
 隆古交孚之治望其 君而以衰世全  
 身之計教其臣如是而任七臣之列居  
 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格 君之功也  
 昔唐太宗嘗以人言魏證朋黨詔溫彥

博按訊非是彥博曰證為人臣不能著  
 形迹遠嫌疑而被浮謗是宜責也乃命  
 彥博傳詔責之證入謝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  
 下共繇斯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太宗  
 矍然曰吾悟之矣嗚呼證言盡之矣汝  
 楫之用心何其與證異也先臣雖奮自  
 單平然備位二府任兼將相 國家之  
 事休戚是同維時 翠華南巡 國本

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啓  
聞深簡 天意故 璽書賜報 褒諭

再三卒之 朱邸肇開 青宮茂建

堅與 子之斷 遂非心之願實先臣

一語之感 悟有以基之在昔 至和

間 昭陵不豫諫官范鎮首抗 儲議

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故光之論

鎮以為發議之勇過於貴育先臣雖未

敢以比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 君

之勇抑亦庶幾於鎮與光之萬一汝楫

於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尚何辭哉雖然

位有崇卑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

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闡之寄則重

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祿而首鼠

畏忌不以一言報夫 君此先臣之所

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楫獨

非臣子乎坐觀 國本之未立陰懷媚

竈之巧計嗜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効

先臣之時知有奉秦檜之意而已曷嘗  
知有君父哉夫汝楫之位范鎮之所  
居也范鎮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彼  
識者必有別於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  
涉冒言攷先臣之心則本於報國爵  
位之已隆徼福之念無有也勛業之已  
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雷霆之威  
陳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  
知愛其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

要名之心可乎國有大議一并州  
判尚得以抗言而極論之先臣蚤被  
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  
有加焉顧可謂其越職也哉使汝楫易  
地而居於至和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  
寘司馬光於先臣之後以是觀之則先  
臣之首議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  
有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於其中蹈  
危機而不之顧卒之小人乘間一償不

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當是時讒臣擅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柄怵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諱聞人言如諱聞父母之名先臣乃於其所諱之中擇其所尤諱者而言之亦宜乎汝楫之謂愚也臣又聞之仁宗皇帝因採范鎮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睿斷大策中定授之英祖詔令既具將孚于庭而當時好諛之臣雜進其

說皆曰陛下春秋日壯盛子孫千億何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深遠與天為謀力卻羣言卒安大器臣

間因竊讀國朝事迹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贊大謀而不惑尤資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韓琦以盛德元勳光輔王室維持正論上開帝聰故一時諛臣之進說皆



逡巡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  
得罪於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  
明主而不勝羣邪之害正遂以殞身即  
時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  
范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  
諛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  
至和迄今百有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  
進諛臣於鎮與光之上然則先臣獨何  
罪乎是疏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以  
誤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臣故不敢不  
申爲之說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  
顛倒錯亂尤爲昭昭臣不敢以臆說與  
戒辨請以 高宗皇帝宸翰爲證戒之  
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  
言及先臣建 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  
臣因 召對寔建此請又以爲謀報虜  
酋將有所挾以入 京師先臣與弼會  
于九江舟中議所以沮虜謀者而及於

此既又託爲 玉音謂先臣雖忠而握  
重兵於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  
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薛弼造 膝之語  
而斷曰飛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  
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曆上之史  
院板而行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  
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果於誕也  
夫丁巳歲 紹興之七年也先臣奉

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

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  
兵柄 璽書召還復畀以兵則與弼同

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

豫始廢則先臣 召還之時豫未嘗廢

之謀夫正 資宗之名何預於虜使先

臣謂有益於 國本則可而謂以沮虜

謀固不若是其疎也臣之所辨亦既詳

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弼請言其所

據按野史等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至紹興十年虜再叛盟先臣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幾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爲親書奏上之大略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

御札褒諭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之語臣嘗竊攷野史與弼之說而見其時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觀臣家之藏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爲可據而弼之說蓋甚誣也謹按虜人寇河南之初先臣得警言即乞詣在所奏事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行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俟卿出師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

遣張憲姚政軍 御札復報曰覽卿奏

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

中機會卿乞赴 行在所奏事甚欲與

卿相見既又曰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

事副 朕虛竚也先臣未及 覲 上

遣李若虛至軍 御札報曰金人再犯

東京賊方在境難以 召卿遠來面議

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 量則是先臣

累請 面陳而不獲也然後親書達

儲之請密以奏上 御札報曰覽卿親

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

此即 天語而觀之決非區區具文之

奏而其 褒諭之語深切著明蓋直為

先臣建 儲之議設也 御札之連文

曰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

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攷之時

事則其為 紹興十年之詔也甚明是

先臣嘗密疏言於 紹興十年之後而

未嘗 面對言於七年之前是先臣因  
興師請 覲不獲而後抗疏而未嘗因  
謀報而欲立此以沮虜謀也况謀報之  
事其爲不根臣之辨尤明則弼所謂王  
音有非卿所當與之說卿自以意開諭  
之說先臣有衝風吹紙之事怪其習小  
楷之事詎有一實哉年月先後之不同  
面奏疏聞之有異弼其果於誕者按弼  
之在先臣幕爲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  
皆下吏遠徙獨弼不與偃然如故公議  
皆謂弼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弼  
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知檜  
惡先臣觀望風旨動息輒報以是獲免  
於戾天下固知之矣臣竊以爲小人苟  
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  
至初不足以污筆櫝獨忘 國而謀家  
忘 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旣欺  
一時以免其禍又託爲游談聚議之說

矯 玉音而實其辭因它人之筆以欺

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奧其用心之姦

擠崖之嶮蓋非它人比也臣伏讀 國

朝之律偽 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

者弃市 聖人立法之意抑以制書者

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敢矯而為之

而其矯為者之足以亂俗則雖寘之極

典誠不為過夫 制書不可矯也 王

音其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

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弼當

在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 高宗以

宏略聖度致 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繼

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

玉音已不逃沈該等之奏論弼斷斷小

人亦敢駕說而矯誣又作為 進對折

旋之義使人見之若親奉 天語者其

罔 上誣 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

洋洋 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之

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戒謂先臣越職  
取死爲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  
以爲耻則又臣之所甚未諭夫先臣爲  
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爲社稷謀顧不  
謂之忠乎人臣而一陳社稷之忠謀  
讒臣已嫉而陷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  
紳士大夫之議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  
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嶮欺固不足  
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已者蓋以諫官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二

孫奉議即權發遣嘉豐府兼管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二

淮西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蚤稱敢毅亟蒙 獎拔不十  
年間致位三孤且復 使之握重兵居上游  
其所 委付可謂重矣而飛爵高祿厚志滿  
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頽墮今春虜寇大



入疆場騷然 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璽  
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 詔旨不  
以時發久之 一至舒蘄忽卒復還所幸諸帥  
兵力自能却賊不然則其敗捷 國事可勝  
言哉厥後諸帥凱旋飛獨無功 聖恩寬大  
例有樞筦之拜寵數優渥義當感激圖報而  
飛方事矯飾有識之士已譏其僞又言竊見  
樞密副使岳飛頃由 簡拔委以節制慨然  
以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稱之數年之間  
寵數頻仍官兼兩鎮秩視二府乃始安於榮  
不復爲國遠圖矣故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稽  
嚴詔畧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  
堅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昔不應  
至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臣  
又聞飛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  
安閑每對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適其誠與僞  
固不得而知然以 陛下眷待之隆委任之  
峻不思報稱遽爲是計亦憂 國愛 君者

所不忍爲也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  
之罪章已三上 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  
恐傷之姑示 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  
安可但已况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又言今春虜  
犯淮西張俊旣全師遇敵 朝廷連降 聖  
旨趣飛來援而逗遛不進輒以道遠乏餉爲  
辭大將之體 國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樞臣  
處飛爲副超踰甚峻正欲感勵其心使飛改  
意激昂尚蓋前失而外爲恭遜情實飾姦又  
言頃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戰而飛乃按兵不  
動飛當是時豈以謂虜去國遠闕其鋒不可  
當而欲避之乎豈以謂坐觀成敗而効卞莊  
刺虎之說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過專務保  
江之計而嫉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興小曆曰初 上詔湖北宣撫使岳  
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 詔還  
乃以糧乏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

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王次翁叙紀

王伯序撰

紹興辛酉虜人有飲

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

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以親札趣其行

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

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

十三而止上始有誅飛意

傳曰紹興十一年兀朮重兵攻淮西

前此每勝復被詔還壯心已闌且軋於

和議辭以乏糧及濠梁已破方以兵來援張

俊秦檜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聞天下之難辨而易惑者惟

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讒人也固誣矣而非

竊取其似則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惟

知其誣而不知其所以誣汲汲乎惜其人

之不得為全人也則又即其似而求有以

蓋之嗚呼讒誣之似果終足以欺人哉欺

有時而窮則真者見矣今乃不忍於一朝

之未明而求以蓋其非使人見之曰是天  
下之公論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真  
者泯矣可以欺一時之人而不可以欺萬  
世者似也可以蓋一時之非而不可以蓋  
萬世者亦似也然則變真而讒以似雖晦  
之必彰之舍真而蓋以似雖愛之實害之  
然則輕重緩急之辨固將何擇哉以此而  
論先臣淮西之誣則逗遛違 詔之辨尚  
可緩而軋於和議之說蓋 所當先也臣

非敢先彼而後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讒  
先臣也 固有甚明者證之軋和之志公  
論之蓋先臣也其說易以惑天下而亂先  
臣本心之真此臣所以先辨也先臣自金  
虜叛盟以來嘗有誓不與俱生之志獻北  
討之書奪官而不悔上謝 赦之表忤時  
而不忌抗恢復之奏則 期於渾瑊復唐  
之大功闢屈已之議則深指於秦檜謀  
國之不滅嶽祠之盟與將佐言者也特首

言其喋血虜庭之願蓮社之詩與緇流言者也猶不忘乎力扶王室之忠甚而抒誅羣巖勒題東松書宜興之寺壁紀湖東之軍次是皆放懷景物抒情幽曠而二聖之還三關之復其志無往而不寓造次必於君言語必於國天下至于今誦之非臣之私言也故高宗皇帝所賜御札有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曰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嗚呼即此以論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說誣之乎讒人之進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軒冕之念勃乎其中勢不得不枉它人而庶幾尺蠖之一伸也誠又念夫威未至於極則人心之公論不可誣也則亦盍求其似而言

之乎先臣位三孤開兩鎮運籌樞府視秩  
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祿厚矣則吾  
加以志得意滿不復爲國遠圖之人  
庶幾信之而猶懼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  
則先稱以敢毅又稱以有功名之志終則  
以爲先臣之平昔不應有是抑使天下之  
淺心者從而窺之徒見其爵之誠穹位之  
誠隆祿之誠厚則亦竊意其遠圖之怠非  
復前日而我言之或信刻騰六奏貫穿一  
辭先後皆是言也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  
西之事顛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於讒  
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則深愛先臣之忠  
而惜其不得以全其忠乃深思而旁求之  
則曰朱仙之戰也兩河忠義同爲響應虜  
酋腹心皆受密約兀术弃京而卻走韓常  
遣使而請降功垂成而亟班師反墮於姦  
臣通虜之約或者其壯心已闌而不前乎  
反復而疑之則又曰河南之復也彼旣先

料其叛盟矣抗疏而言之因表而見之漫不我聽故地復失前轍可觀而又惟屈已之是求或者軋於和議而不至乎嗚呼是二者之說無一而可也抑皆竊取先臣之似而不忍於一朝之未明且莫知其讒之實不然也是求以蓋先臣之非而適所以益先臣之非求以明先臣之忠而適所以累先臣之忠者也委質而事君抑君有命而謂吾志之闡且咎其不聽已驗之說

嚴詔沓至跬步不易是可謂之忠乎如是則止涕而揚湯救火而抱薪尚何非之可蓋抑臣攷之虜之犯淮西也烽警方騰羽檄未至淮西蓋非先臣分地也疑若可以晏然矣使小丈夫處此則曰吾惟求保吾境盡吾職而已何暇以議其它而先臣激發忠憤首抗奏疏歷數虜酋之不道願備戎車之先驅請會諸將擊賊以必成功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

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  
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  
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此蓋  
奏至之第一札也然則東下會合蓋因  
先臣之請而許之 奎畫煌煌匪臣所得  
而託言也况是時先臣未奉出師之 詔  
既思虜穴必虛乞擣 京洛以制其弊又  
恐急於退虜乞出蘄黃以議攻卻其拳拳  
憂國至於一日而兩奏載在 御札尤

為明著初未嘗以非已責而自安也今有  
巨室焉紀綱左右各司其職適有外侮而  
他僕越職以求禦且復殫智慮竭謀畫以  
為應之之策則必其愛主之心特切而衛  
上之志甚勤使其主從而聽之促之以前  
則反傲然而不行是豈人之情哉使其謂  
主不已知則勿請所以請者則其無是心  
也是僕也非病狂喪心安肯自請而自止  
以激其主之怒哉即小而論大則先臣之



無是二者之心也則亦無是請也有是請也則逗遛之誣也亦可迎刃而解矣况夫臆度之說孰如親見之審疑似之迹孰如已行之驗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自陳欲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蓋已在朱仙班師之後也使壯心果闌則穎肯為此請耶丁一年秋先臣行楚州按兵俊將城楚而先臣曰吾曹當戮力以復中原何至為城守計耶卒以此忤俊蓋已在淮西援濠之後也使軋於和議則先臣肯出此言耶吁亦明矣雖然猶不可不申之以辨也何則張憲之獄在行府鍛鍊極矣而無一語以及先臣所誣以通書者先伯臣雲也張俊一紙之奏方上而秦檜遽下先臣於獄初無可證之事也按坐兩月廷尉不知所問反而思之栢臺嘗有是六奏也又其中逗遛之說或可以致其罪也乃劄下制獄

金何科編卷三十三  
令以此語詰先臣雖先臣之辨甚明而莫  
之省也王俊所告非此也張憲自誣亦非  
此也即初揆終了不相涉先臣何罪而至  
此哉先臣之就逮乃十月之十三日而此  
劄之下乃十二月之十八日其間相距兩  
月秦檜之所以旁求而成其罪者蓋無所  
不至矣而僅能得此又安可以不辨臣按  
先臣被罪尚書省勅牒之全文曰淮西  
之戰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觀勝負鳴

呼御札之有十五固也抑不觀其時乎  
前奏未上而後命沓至出師之命雖  
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  
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  
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實  
無留滯奉詔三日而行爾自鄂而蘄黃  
自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爲先驅虜方  
在廬望風退遁還軍於舒復來窺濠又次

定遠虜復引去蓋三月之中旬也是時先  
 臣聞 命即行首尾僅月餘往來道里不  
 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  
 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檜之  
 所以誣先臣者以稽違 御劄臣不敢以  
 它證請以檜所誣者證之先臣淮西之誣  
 其目有四一曰逗遛違 詔二曰辭以乏  
 糧三曰不攜重兵四曰緩於救濠臣請舉  
 而枚辨之逗遛軍次以違 詔檜之誣也

而十九日 御劄之連文曰聞卿見苦寒  
 嗽乃能勉為 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  
 然則先臣之所謂逗遛者何在况請會兵  
 而破敵先臣實啓之苟憚於行則何為上  
 剡 奏以自形其怯乎故 獎諭之 詔  
 曰淮東之軍且出其後沔鄂之衆復來自  
 南合吾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寇則先臣  
 非逗遛矣託乏糧以拒 詔亦檜之誣也  
 而三月十三日之 御劄有曰卿聞 命

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然  
則先臣之所謂託者何在况請漕臣而從  
軍先臣實啓之苟志於託則何至召它人  
以自窺其僞乎故 褒嘉之劄又曰 中  
興基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則  
先臣又未嘗它辭矣先臣奉 詔出師以

大軍爲緩親以背嵬騎兵爲之先驅其赴  
援之急亦可知也而俊乃譖先臣以攜兵

爲寡曾不知南薰門之戰以八百人破王  
善五十萬者先臣也朱仙鎮之對壘以五  
百騎破兀朮十萬者亦先臣也况背嵬之  
士先臣之親軍也賴昌朱仙皆以是軍取  
勝而八千餘騎亦不可謂寡矣是時俊命  
楊沂中以全軍敗濠之餘虜而遇伏大敗  
殿前之兵幾殲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  
爲寡也俊旣素懷怯敵之心而反以寡病  
先臣不亦哀哉兀朮旣遁先臣還軍舒州

以俟 進止而兀术用酈瓊計復窺濠州  
三月初四日先臣聞警不竢 詔麾兵而  
救之兀术蓋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  
日已赴援矣則警報固未上 聞而 詔  
命亦未至其時日之序又可攷也而俊乃  
譖先臣以救濠爲緩曾不知李成據襄陽  
聞軍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劉麟寇廬州見  
岳懌而亟走者亦先臣也况兀术朱仙之  
屢敗韓常長莫之乞降皆已望風龍言服且  
先 詔而赴援蓋亦不可謂緩矣是時張  
俊以大兵駐黃蘗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  
無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爲緩也  
俊旣坐收退虜之功而反以緩譖先臣其  
冤抑甚焉俊蓋初以前途糧乏誤先臣而  
先臣不聽鼓行而進及 御劄有不復顧  
問之語俊意先臣漏其書之言于 上而  
譖害之意成矣當時先臣得罪尚書省  
勅牒之全文固出於一時酷吏之手而俊

之遺先臣書稱前途之糧以誤先臣者亦  
備載不遺蓋亦自有不能揜也万俟卨患  
獄之不竟遂命元龜年以行軍之時日雜  
定之檜乃先收 御劄于左藏南庫將滅  
其迹幸而終未泯於亮燭故其次第時日  
猶有攷也 宸翰之首臣故復以甲子繫  
日而不敢以重復為嫌蓋欲其昭明而易  
見試即而驗之初未嘗有暇日也奈何謂  
之逗遛至於王次翁之叙紀其為誣罔尤  
為昭灼方元术之來張俊以兵拒于柘臯  
蓋已逼江矣先事深入之謀果何在先臣  
駐兵江夏未嘗在淮西也 親劄十五耳  
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舉之 詔元  
未嘗有也奉 詔移軍三十里而止自鄂  
而廬自廬而舒自舒而濠果三十里乎身  
居政地譬如不知而徒以口舌置人於死  
地先臣真不幸哉臣竊惟 高宗皇帝留  
意戎昭未嘗頃刻忘故一日而拜數 詔

者有之一事而降數 旨者有之隨鄧襄  
陽之戰 御劄凡四淮西宛葉之捷 御  
劄凡七虜人叛命再寇河南復故疆援劉  
錡首尾兩月餘奉 御劄者又二十有三  
焉豈獨以拜 命之多而謂之逗遛乎寃  
哉先臣之忠如此而不得白此臣所以泣  
血而辨千載而下信史庶乎其有攷也臣  
重惟先臣得罪之後秦檜使其親黨王會  
搜刮囊橐自 尚方所賜之外無儋石之

儲 賜書數篋先已舉而束之左藏南庫  
非惟 龍翔 鳳翥之文秘而不耀而一  
時 廟謨所以密授先臣者殆泯沒而無  
聞於世先父臣霖猥蒙 親擢攝貳匠監  
露章陳 請願復 賜還 孝宗皇帝慨  
念故臣亟降 俞旨此臣家之所以復得  
寶藏而竊窺 神筭于 雲章之表臣按  
秦檜當時之醜禍也蓋欲屏去先臣所拜  
之 宸翰如綦密禮所被之 詔以泯其

迹而使先臣之忠終於莫辨何以言之  
宸章 聖畫固非人間所得而易見先臣  
幸以尺寸功攀附依乘故得拜此 寵渥  
誠使得罪亦當上之 秘府與 天球河  
圖竝寶而無窮檜乃敢寘之有司之藏其  
不臣之心亦可見矣一時指為先臣之污  
秘衛不恪迄今蠹魚蝸牛之侵雖重飾而  
嚴護猶有遺迹臣每捧讀輒哽涕而不自  
勝抑猶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 劄竝存  
而不失爾故臣得以逐時日叙次第而刊  
之石以傳萬世不然則先臣之誣尚何以  
為據依而辨之嗚呼檜雖欲泯之而天  
不泯之是留以 賜臣家而使先臣之事  
有所據依而辨明也哀哉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二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三

山陽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  
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  
近聞之無不失望此邦於邊面最為要害蓋  
捍禦所當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曉所謂他

日見士大夫則又二三其辭忠於謀 國者  
固如是乎茲者入覲 行朝力辭使命雖已  
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自若也夫廟堂筭略  
所從出使飛所為悉如山陽之事豈不上誤  
注倚又言臣近者嘗抗章論列樞密副使岳  
飛過咎不一乞行罷免 陛下眷遇大臣務  
全終始至今寂然未聞 處分臣待罪言路  
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復縷陳姑以近日一  
事言之楚州外扼賊營內藩 王室實淮上

襟要之地所當悉力捍禦不可忽也前此大  
帥是臨為備頗嚴虜不得犯民以安處廼者  
帥臣入登廟堂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 陛  
下軫念邊疆 宵旰以之亟命飛等出使措  
置其事自應仰體 淵衷過為之防而亦宣  
言於衆以楚為不可守夫所謂不可守者城  
不堅乎兵不衆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堅  
葺之可也兵之不衆益之可也若以地利為  
不足恃則相持累年了無踈虞其效明甚所

之以三說飛之所言妄矣况吾之所恃以爲  
險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虜得以衝突則  
大江之險遂與彼共之 朝廷雖欲一日莫  
枕其可得乎飛任隆兵樞安危所賴而謀  
國不令乃至於此尚俾參贊 廟謨其不誤  
事者幾希又言飛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稽  
嚴詔略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  
妄執偏見欲棄山陽而守江以飛平昔不應  
王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又

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三上  
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 優  
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况其間  
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  
以玩合肥之寇首爲異議不務保城以捐山  
陽之地又言聞飛近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  
事飛嘗唱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致誼  
外議以謂 朝廷欲棄山陽所幸俊止其言  
紛紛遂定不然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

雖斬飛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  
夫謀國不忠者其効必至於誤國飛實  
有焉若使尚贊樞機終恐有誤委任物論  
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  
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  
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  
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爲何人止聞岳飛不和  
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爲何事於是力採  
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  
則飛自去秋入覲便爲保江之說且欲移  
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嗟  
駭暨擢登宥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  
事陛下深思遠慮其付託顧亦重矣方  
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  
淮要害之郡也而飛又以爲不可臣不知飛  
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是耶

熊克中興小曆曰 紹興十一年秋七月右  
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集兩

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萬無橫草  
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 朝廷此不臣之漸  
也癸丑宰執奏事 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  
南無山陽則通秦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  
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  
戰守二人登城窺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  
守城安用修蓋不堅戍山陽厭久欲棄而它  
之飛意在附會以要譽故其言如此 朕何  
賴焉秦檜曰 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

知也八月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  
江府而又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謂  
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趨飛來援  
而飛固稽 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  
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致誼  
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於是飛上章  
丐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飛旣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  
野史傳曰 紹興十一年奉 詔按兵楚州

行次鎮江時韓世忠人馬入教場俊欲分其背嵬飛曰不可今國家唯自家三四輩以圖恢復萬一官家復使之典軍吾曹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修城守飛不答者久之俊屢強問亦勉答曰吾曹蒙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復中原若今爲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又不樂語頗侵飛遂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飛懇救數四不從俊歸遂倡言飛議奔山陽專欲保江

槍風諫臣羅汝楫彈之會飛亦自請解兵

遂爲萬壽觀使

臣珂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覆護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時下以欺後世忠良被誣而其所短則覆護不露矣袁盎以通吳受按於鼂錯而吳反則請誅錯者錯被誅而盎之迹可掩也翟方進以厚淳于長敗露而輒條長所善者所善被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

陽之役何以異此且臺評之所以爲說者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耶是說也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也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託之君以爲說也

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且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臣當勦力以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之乎

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爲欲棄山陽保江之說以誣先臣而万俟卨羅汝揖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以併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劉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駕親征而以墜馬傷臂爲辭趙鼎欲誅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如此况是時遷怒於二候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迹見矣是其倡爲此說以欺

當時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  
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軋已而嫁禍於先  
臣以自附於檜也欲畫淮以和戎者誰乎  
豈非秦檜邪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而  
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  
猶慮萬世之議已乃撰爲玉音以實其  
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竝入版圖半上職  
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虜遁將議遂  
北而召諸將拜以樞筦者此檜也通書虜

酋主畫淮之誓者亦此檜也使先臣少貶  
其說則與檜意合矣尚何後患之有况熊  
克中興小曆稱宰執奏事而有此玉音  
以此觀之檜自述此玉音於史臣俾之  
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託之君者所以  
自蓋其畫淮和戎之罪因懼其爲已禍而  
駕說於先臣以併誣其君也且建炎  
四年張俊嘗以虜人擾江東西爲慮而命  
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虜得無斷後之慮乎但能守淮何慮江東西哉使淮境一失天嶮既與虜共之矣首尾數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後爲安耶俊心服而從之及獻靖安之俘   陸對首論及此且測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   高宗皇帝玉音嘉納載在   國史可攷而見夫先臣知守江之東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謀乎   建炎

元年張所招撫河北嘗以河南北之利害問先臣矣而先臣之對曰   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   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

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建炎而闇於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其決不然也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奧也皇天之命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謬以爲保淮之說是亦無志於中原而已故因復襄陽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爲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期三年盡復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赦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跋屯田之劄則又見其尊強中國之心至於簡在上心形諸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

平日之志也又曰已

親劄喻卿乘此機

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  
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  
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於 淵衷布於  
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揜晦是豈區區為守  
江之謀者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  
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  
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  
斷然加諸先臣弗恤也雖然俊之欺當時

其策一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  
之史有 效則俊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  
世也檜之欺後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  
異時 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臺評之論以謂先臣是時功名之  
志已衰則臣抑有辨焉方先臣之罷樞筥  
也以是六疏也而 制詞有曰奮身許  
國影趙士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宮之鳴  
劍夫臧宮者雲臺之臣也抵掌談兵馳志

伊吾之北光武才閉關謝虜以柔道理天下而宮之志未之伸焉豈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諭詞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嘗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與宮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王音也然克之小曆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已意有非王音者該以為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為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王音及此豈非檜以為已所親聞而諭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

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

語而欲以 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  
已意者豈不謂是然克既知之而又復據  
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  
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竝相者誰乎万  
侯高也高主鍛鍊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  
之乎又如克所載 紹興十一年十月戊  
子秦檜乞追人證張憲事而 玉音有曰  
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搖動人心非用  
刑本意 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

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約節  
而 玉音又曰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  
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  
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託以自證者也何  
以明之 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  
上初不許檜實矯 詔輿致大理而野史  
之載戊子 玉音乃在戊寅蓋制勘院之  
請欲召先臣父子對吏 上疑其不然而  
弗許故有此 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

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戊寅也野史此  
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 詔信矣而  
檜乃易寅之一字爲子而移之於十日之  
後且復以乞追人爲辭而不明言其爲何  
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  
西被 詔入 朝蓋未嘗至鄂而徑趨  
在所遂拜樞筦出按楚州又未嘗至鄂而  
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  
復主軍之謗然則先臣身在 轂下何繇  
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况王俊受告許之  
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說諭之事  
也使苟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  
一言及者是豈非假託以自證其欺乎觸  
類而觀之則檜之沒先臣之功而重先臣  
之罪託爲 玉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  
刪者亦有以也至於高之二疏克之所據  
皆出於孫覲誌墓之文覲以諛墓取足貿  
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啓譏罵筆於王

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為笑在臣不必深辨  
而其誌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為跋扈而儷  
之范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  
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決  
也夫呂頤浩之元勳而呂惠卿之誤國  
莫儔之附虜其為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覲  
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為世大儒而自  
願託名於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閑置散  
老死不用而謂廟當為非是其識固可想  
矣而於頤浩則直指為山東噉粟粟一氓  
是豈復有是非之公哉覲之取舍如此則  
詆先臣以跋扈固無怪者克蓋心惑乎沈  
該之不刪而目眩乎孫覲之所誌則小曆  
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嗚呼先臣  
山陽之誣俊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擢以  
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覲以苟揜万俟卨之  
惡而筆之克以輕信孫覲之誌而述之寃  
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識者熟察乎檜俊之

矯誣覲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有辨  
之者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三

國



